



## 录大的豆腐坊

◎王振羽

国庆假期,返乡看爹娘。一大早自南京出发,千里驱车,路堵人多,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了。待过湛河小石桥,看到前面有一老人弓着腰正在开着三轮车,缓缓而行。弟弟说,这不是录大吗?赶快停车,上前招呼。果然是录大,他到洛冈卖豆腐,这是刚刚把豆腐卖完,披着月色要回村子里。

陪着录大往前走,到了村头,影影绰绰见有人在村头坐着轮椅,翘首以待。录大说,是你婶,她每天都会在这里等着我。我走上前,喊了一声婶,不知说什么好。婶说,这么巧,你们才从南京回来?赶快回家吧。陪着录大、婶走着。录大说,前一段时间有点头晕,就没有磨豆腐,现在每天只磨一个,不愁卖,还能弹撑,有些零花钱,够我和你婶用了。

录大当年没有条件读书上学,不识字,早就成了生产队的社员,后来做了饲养员,养牛。他对自己负责的牛,极为上心,认真负责,把喂牛的饲料精挑细选,反复甄选,牛槽、牛活动的地方,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,一丝不苟。生产队解散后,他炕鸡娃,也是精心付出,起早贪黑。他的邻居王鹏心灵手巧,会打戒指,游乡串村,生意不错。录大就跟着王鹏学打戒指,很快就能独立操作,游走四方,去到过南阳、信阳、驻马店,也去过漯河、周口、商丘,风餐露宿,吃尽辛苦。如今,年岁大了,更为重要的是,婶子身体出了毛病,不能行走,只能坐轮椅了。录大就开始在家里磨豆腐,也能照顾婶子。

豆腐坊,就在自家庭院。如今磨豆腐,不是过去用石磨,而是用电,虽然还是要泡豆、磨浆、烧灶、起锅……这些工序,大都是录大一个人完成,婶子在边上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。一天忙碌下来,大抵在中午时分,白澄澄、热腾腾的豆腐就磨成了。

录大把盘整的豆腐挪置到电动三轮车上。开出家门,开始“叫卖”,说是叫卖,实际上不用喊叫,在村子里走过,都是方圆乡邻,多都知根知底,这家三两,那家半斤,有时候,不到裴昌庙街中心就卖完了。大家都说,这王老头的豆腐,好吃、实在,斤两也公道。录大说,卖豆腐,也要分时候。以前,要一大早去赶集,就要半夜三更起来,可以多卖些。现在精力大不如从前了,只能磨一个豆腐,赶上大家做晚饭前就行了。

卖豆腐,既然不能赶早,就只能就晚。现在秋忙,大家都在地里忙活着收花生、打黄豆、剥玉米,一年的收成大都摊在路上,路不好走,人也收工晚。卖豆腐,出门不能太早,也不能太晚。但,现在的消费能力不如夏季,要转三个村落才能把豆腐卖完,洛冈街、晾湿店、姜渡口、殷湾、王湾、沟刘、唐马、麦刘、蒋湾、胡冈、祝峰,这些村子,录大都去,区别开来,隔天巡回,活动活动,转悠一下。录大笑呵呵地说,可美。

录大说得轻松、乐观,可是,遇到刮风下雨天呢?叫卖途中,多是四里八乡的,不过也会遇到耍赖的人呢。毕竟岁数不饶人啊,录大也已经年逾七旬了。某次,他开着三轮,去市区送豆腐,就被一货车刮蹭了一下,虽然有惊无险,还是让人心惊肉跳,想起来就怕。今年的麦子、花生大丰收,但豆子收成一般。豆子若涨价,磨豆腐咋办呢?

录大没有低保,不靠照顾。录大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都长大成人,安家立业。儿子跑长途货车,女儿在镇上开一小店,也都各自忙碌奔波,为了生活。

静卧在莽莽中原的在汝水与湛河交汇处的一小小村落的村头,蹬三轮车的老汉与坐轮椅的一对夫妇,每每在傍晚时分在此会合、回家,彼此相视,不多言语,然后又开始第二天这样的奔走、忙碌。

录大的豆腐坊啊!



## 冷月无声

◎周杰祥

## 黎明

◎邢晔

很久很久以前,没有什么比早晨更加危险。七点二十,所有的美景都被斩断,唯有遗憾和疲倦被匆匆忙忙的脚步带进别人的时间

那时,除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香港歌星我对黎明没有概念。那时的少年在小人书和游戏之外,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激起他们哪怕延续一周的内卷

那时的青年,往往不懂得生活之险早晨从中午开始,诗和哲学浸入黄昏而女孩陪伴夜晚,小李飞刀扎进第二天谁也不会想前路无常,故人渐失心易变

此刻,我端详着每一个黎明的光线花树间的鸟鸣,照样跟随平常的一天



## 逃生蟹记

◎喻耀辉

朋友带给我一箱巴城阳澄湖大闸蟹,晚上我们蒸吃了六只,余下四只留第二天享用。第二天,发现厨房灶台上放蟹的箱子旁有一串捆蟹的白绳子,顿觉不妙,扒开袋口看,果然少了一只,里边只剩了三只蟹。昨晚为让它们透透气,箱盖没放,袋口没扎,以为绳子紧紧捆着,哪里能逃得了。

以为哪里能,有时还就能,世上事情往往就这么出人意料。遂四周翻看,没有;抹亮手机电筒,蹲下头挨地,将厨房柜下还有阴暗角落寻一个遍,也没有;再扩大搜寻面,客厅、卫生间,甚至房间,到处找,还是没有。蟹无翅,飞不走,偌大一个物,究竟逃藏哪里去了?

便坐下来静静,做破案分析。首先分析蟹是怎么出来的,很快,大家锁定家猫“皇宝”为“嫌疑人”,因为早晨发现厨房推拉门有一乍宽的缝,“皇宝”是会开门的猫,判断夜上它是听到灶台上蟹的声响而进了去。进去后扒开袋口,用爪子挠了挠或者钩了钩里面的蟹,可能将蟹弄到了灶台上,也有可能没有,但一定是将捆蟹的绳弄得有点松动甚至就是松开结扎,为这只蟹接下来的逃生“天赐良机”。蟹非鱼非鼠,不是猫咪喜爱的东西,可能玩了两下新奇,“皇宝”便离开了,但厨房的门却没有再关上。“皇宝”会开门,不会关门,这就又为逃生蟹顺利去到更广阔区域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想到客厅装有监控的,便调出来辅助侦破——夜里11点多,监控有一次“运动告警”,显示“皇宝”从厨房方向来客厅睡觉,这与我们的分析判断吻合,说明是“皇宝”去厨房,给蟹逃生送去了“好运”。之后早晨6点半开始,监控又有了“运动告警”,显示“皇宝”从窝里跳出来,探头探脑,一惊一乍。然后是跟踪,爪子不时扑一扑,像耍逗弄,又有避让,一会儿还跳上凳子,又跳上沙发,朝下俯瞰,无疑它是在追逐逃生蟹。逃生蟹是沿地面踢脚线和桌椅凳脚爬遁,多是监控不及的死角,看不大清。这段监控有半个多小时,最后是“皇宝”跳到电视柜音箱上,伸着

头,久久盯着它的猫砂盆靠窗帘的那一边看,“喵喵”了好几次,方回到自己窝里去睡觉。

目标终于锁定。很快我们在猫砂盆靠窗帘的那一边发现了逃生蟹,它躲在猫砂盆与窗帘的逼仄空间里,身子侧着,一动不动,悬吊窗帘上,乃猫逐之不及焉。把它逮下来,它身上沾满尘屑,翻开肚子看,是一只公蟹。一时八脚狂躁乱蹬,两螯勇猛张合,做着反抗。去厨房用自来水冲洗,一蟹竟把清洗的牙刷噙住,怎么撕扯也不松开。

这一刻,老喻同志心中感慨油然而至,想这逃生蟹也真不容易:算算时间,它从夜里抓住“皇宝”无意中给的机会,到早晨6点半出现在客厅里,说不定就是坚忍不拔,花了六七个小时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终解缚身之绳。然后,逃生路上又遭遇“皇宝”的围追堵截,既有躲避,也有打斗,吃了千辛万苦,好不容易“偏安一隅”了,结果还是被人擒拿了归案,等待它的是煤气灶上沸腾的蒸锅。想到这里,倒生出怜悯来,感叹这小小甲壳动物的无奈,一夜逃生,还是逃不出命运的归宿。

“算了哦,把它放生吧!”老母亲在客厅的轮椅上喊我说。我听了马上停止洗刷,应道:“嗯,好好好,我也正在这么想哩!”老母亲说:“饶它一命,也可怜!”我说:“为改变命运,它努力了一夜,真感人!”照护老母亲的保姆说:“还有三只也一起放生吧,从此就不再吃蟹!”我说:“其他的还是要吃的,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,我们只是为这只蟹而感动!”又说:“它不屈命运,为它的努力感动,向它的抗争致敬!”

把逃生蟹放进了原先装蟹的箱子,出门下楼,去我们小区对门的外城河放生它。深秋的外城河水,波光粼粼,幽幽深深,打开箱盖,对它说:“蟹先生,祝贺你终于成功了,愿你蟹生,永远好运伴随!”缓缓将它放进河水里,很快沉下去,不见了踪影,水面上微漾起一圈涟漪。回家路上想:人生亦如此,有人的成功和好运就是这样得来的!

事发2022年11月11日中午,特记之。

